

60后

中产得有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。

70后

整日为买房、买车而拼命赚钱的人不能算作中产阶层。

80后

在房子面前,很多人就只能是“伪中产”。



工作之余,在湖光山色中放松身心,是中产阶层的共同愿望 快报记者 洪波 摄

中产还是被中产 三代南京人的中产版图

□快报记者 陶维洲

“60后”王新,没有车也可以是中产

王新(化名),1967年出生,三口之家,家庭月收入达到1万多元,在市区拥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,如今已价值150多万。从他的“硬件”条件上来看,进入中产阶层完全够格。而且他在“软件”上也同样具有说服力。他和妻子两人都是南京某重点中学的教师,都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背景。在不少专家看来,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是界定中产的主要标准。

“我倒没有想过自己是否属于中产阶层。”王新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笑着说,大学毕业后就走上教师岗位,20多年就这么过来了。

是否有自己的住房是衡量中产的重要标准,王新一家现在住的房子是去年才买的,价格100万出头。“我是把之前的一套小房子卖掉后换了这套大的,房贷要还17年,但我和妻子两个人每月的公积金已经足够了。”王新说。

在王新看来,要做中产压力就不太大。可能在很多人眼中,他大学毕业后就走上了教师岗位——教师的福利待遇在我国一直都是不错的,而且还有福利分房,他的生活应该一直就是中产的轨迹。但王新却把自己进入中产阶层的时间定义在2005年之后。

王新说,2005年之前,教师的时间并不像现在这样规律而有弹性。虽然看起来有那么多的假期,但是当时还允许补课,很多节假日教师基本都是在补课中度过,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很少。“当然,那时候赚得也比现在多。以前我带的班多,再加上补课,每年能赚10万多。”王新说,钱虽然赚得多,但是自己的身体、精神压力都特别大,闲暇时间大多用来休息而不是休闲。

现在则不同了,虽然收入下降了,但空闲的时间可以得到保障。“我在学校兼有行政职务,得坐班,而我妻子是普通教师,实行弹性工作制。她每周就上5堂课,处理完学生作业,几乎每天都有半天假。”王新说,现在不允许补课了,教师晚上、双休日、寒暑假等假期都能得到保证,日子过得惬意多了。

有了闲暇时间,王新经常在假期和妻子外出旅行,平时也经常和同事聚餐,出入茶馆等休闲场所,生活质量提高了不少。

“当然,新的担忧还是会出现在,现在就集中在孩子和老人身上。”王新说,孩子上初中,现在家里最大的消费就是孩子的教育,每个月光用于孩子参加各类培训的费用就达到2000~3000元;家里的老人则主要是身体健康问题。虽然王新和妻子双方的父母都有非常丰厚的退休金,在钱上不用太担心,“但是,毕竟年纪大了,他们的健康始终让我们牵肠挂肚。”

虽然王新对自己的中产身份表示认同,但中产阶层的一条隐形标准他却未达到,他还没有自己的车。“倒不是我买不起,而是我没有驾驶证。”王新笑着说,因为以前一直都没有时间去学车,所以买车就一直耽搁了下来。“不过,可能没有车是60后中产的一个特征。”王新说,现在很多年轻教师就收入来看也能划入中产范围,而且他们一般都有车。

“70后”俞一平,中产就得有钱又有闲

和“60后中产”王新相比,70后俞一平(化名)的中产身份可能更加标准。俞一平今年34岁,北京人,在南京有一家公司,主要从事留学前教育和外贸服务,年收入20万~30万元,具有海外工作背景,妻子在事业单位工作,收入同样不菲。目前,在南京有两套住房,总值200多万元,5年前就有了私家车。

曾有人撰文认为,中产阶层应该满足十大标准:年收入20万元以上;持有已经上市的股票或者期权;有度假小屋或别墅以及一辆看上去不错的车;有丰富的夜生活;至少在国外呆过三年以上;对古老文化非常感兴趣;知道各种礼仪,风格是美式的,但心里崇拜欧洲;知道最新上演的歌剧和芭蕾舞剧;谈话中经常夹杂外语单词,听众不懂再用中文解释;着装随便,但不是普通的随便,而是一种非常刻意的随便。

这些标准,俞一平可以说能全部满足。俞一平表达了对中产阶层的理解:有一定资金,又有一定的闲暇时间。“没有时间来享受财富,那就不能称其为中产。”俞一

平说,中产阶层不是金钱的奴隶,而是有能力驾驭金钱。在俞一平看来,不少收入挺高,但整日仍为买房、买车而拼命赚钱的人并不能算作中产阶层。

俞一平现在的生活可以用有闲来形容: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,早起锻炼;9点开始工作,主要是查看邮件,掌握公司业务进展情况;下午3点到4点是健身时间,雷打不动;下班后一般会和朋友去一些休闲娱乐场所;晚上11点前休息。到了休息日则会出去参加一些室外活动。“每年基本上有1~2个月的时间用于旅行。”俞一平说。

从生存状态来看,俞一平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中产阶层,他有一个更为明显的中产阶层精神特质,乐于学习,具有进取精神。俞一平从大学一毕业就踏入了中产阶层的门槛。1998年从北京某大学毕业,就进入银行工作,月收入3000元。当时这一不菲的收入已经让很多人羡慕。

在银行工作一年后,俞一平跳槽到了一家外贸工厂,月薪下降到不足1000元。“主要是感觉银行的工作分工太细,学不到东西。在工厂干了一年之后,我对整个企业的运作有了全面的认识,这为我以后创业积累了经验。”俞一平说,一年之后他跳槽到了一家外资企业,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国外的人、国外的文化,并逐步培养自己的国际视野。之后,他又去国外进行深造。2003年,他到南京创立了自己的公司。

“这两年国际金融危机来了,企业的日子不好过,很多人叫苦,我倒是有另外的感受,这其实是让自己学习的好机会,把发展的脚步放慢一点,给自己更多提升的空间。”俞一平说,最近他又要到新加坡去学习一些新的理念。

“80后”王越,我们只是“伪中产”

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强曾撰文认为,今日中国的中产阶层中有一个群体为“新中产阶层”。李强比较强调它的新生代特点:年龄比较轻,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,有新的专业知识,懂外语,会电脑,大多就职于三资企业、新兴行业,如金融、证券、信息、高新技术等领域。由于该群体处于产业结构的高端,技

术含量高,体制上又多属于外资、外企,所以,收入上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,在消费行为上有着很强的高消费倾向,在生活方式上也开始形成所谓的新“格调”。

王越(化名)就是李强所定义的中产阶层中的“新中产阶层”。但是,王越显然对于这一定义并不满意。“我只能算是一个‘伪中产’。”王越笑着说,他倒比较赞同俞一平的说法,不能驾驭金钱而被金钱驾驭的人,收入再高也不能算是中产。“我现在就是被金钱所驾驭,成为了金钱的奴隶。”王越所说他因为买房成为了房奴。

王越今年28岁,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一家网络公司,月收入达到6000多。如果不买房,这个收入在南京应该可以活得比较滋润。“但是立业成家,要结婚总得有房子吧。”王越苦笑说着。

去年年初,王越在父母的支持下缴纳了30%的首付,买下了一套价格将近100万的期房,从此他每个月必须缴纳近3000元的房贷。“现在房子还没有交付,我还要负担每月近1000元的房租。”王越说,最要命的是,有了这些负担,自己的工作压力更大了,总想着多赚点钱,把时间基本全耗在了工作上。

现在,王越的生活基本上是两点一线,单位和家两头跑,几乎每天都要加班,深夜回到家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睡觉。娱乐活动基本消失,难得到了休息日,也没有闲情逸致出去消遣。

在王越看来,中产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和资产的衡量,更多是一种精神特质。“中产应该是那些有能力享受应有的精神生活的群体,像我现阶段就没有能力享受生活,一享受,就很难连收入水平都掉出中产标准线了。”王越说。

在王越眼中,如果没有买房的压力,身边的很多人都能进入中产阶层,但在房子面前,就只能当“伪中产”了。“国家要是能把高房价降下来,那么能进入中产阶层的人将更多。”王越说。

除去房贷压力以外,父母年纪慢慢增大,医疗方面的开支会逐渐增大。“现在只能拼命赚钱,至于享受生活,等还完房贷后再说。不过,到那时可能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下一代的培养上了。”王越显得很无奈。